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八十七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紘

御定淵鑑類函卷八十七

設官部二十七

補闕拾遺總載　補闕　拾遺　符寳郎　弘文館　典儀　城門郎附　增樞密院總載　樞密使　知樞密院　簽書樞密院

補闕拾遺總載

原杜氏通典曰補闕拾遺武太后垂拱中置補闕拾遺二官以掌供奉諷諫天授二年各增置通前為五員三年舉人無賢愚咸皆擢用高者試鳳閣侍郎給事中次

或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當時頗為濫雜著於謠誦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景雲二年補闕辛替否論時政上疏自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左右補闕各二人內供奉者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兩省補闕拾遺凡十二人左屬門下右屬中書

增唐六典曰拾遺唐垂拱中創立才可則登不拘階級言國家有遺事拾而論之故以名官焉史記汲黯曰臣願為中郎署長出入禁闥補過拾遺漢書元帝初立給事中劉向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後魏初置內侍長主拾遺應對又孝文帝命侍中丘惟拾遺左右垂拱中因其義而創立

文獻通考曰宋端拱

初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真宗天禧初用劉曄魯宗道為左右正言）元豐肇新官制左右司諫左右正言各一人同掌規諫諷諭凡朝廷有闕失大事則廷諍小事則論奏分隸兩省寄禄左右司諫為朝奉郎左右正言為承議郎淳熙十五年兵部侍郎林栗奏言諫諍之官尚有闕員居其位者往往分行御史之職至於箴規闕失寂無聞焉願依唐制置拾遺補闕左右各一員專掌諫諍不許糾彈從之以許深父薛象先充其職班著

在監察御史上光宗立復省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門下省左諫院有左補闕左拾遺二員中書省右諫院有右補闕右拾遺二員金諫院有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元世祖至元六年始置左右補闕明屬臺省不設

補闕一

增六典曰補闕唐垂拱中置或才職相當不待闕而授官國家有過闕而補正之故以名官焉　孔帖曰張九齡遷左補闕有才鑒改司勳員外郎　又曰樊澤擢左

補闕澤有武力善兵法議者謂為將相器常召對延英

德宗歎其論兵與我意合　冊府元龜曰歸登為右補

闕凡三任十五年同列當出其下者多以馳騖至顯官

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速介意　唐書

曰貞元中韋渠牟為右補闕内供奉儕列初輕之上在

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同輩始注

目矣　盧景亮傳曰景亮遷右補闕朱泚反勸德宗曰

罪巳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志義崒然與穆質同在

諫諍地書數上鯁亮無所回　唐書曰王源中遷左補闕時典禁軍者不循法度源中上疏略曰臺憲者紀綱之地府縣者責成之所設有罪犯宜歸司存安有北軍勢重於南衙輦下權傾於仗内乞還法司庶守職分憲宗可其請　又曰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參謝之際宰相裴垍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獻納今之遷職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恧而退　通典曰鄭

餘慶之子澥為右補闕獻疏切直餘慶入朝憲宗謂之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舍人　唐本傳曰崔邠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齡以鯁亮知名 孔帖曰高元裕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以聞又曰韋處厚擢左補闕李絳請間言古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隨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耳由是中外

推其靖密　唐書曰文宗以魏謩為補闕常言於宰臣曰太宗皇帝得魏徵採拾闕失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於無過之地命授謩左補闕詔中書書善為之詞　又曰韋温為左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誣温昌言曰宋公履行有素不當有此是奸人陷害也吾等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惡之名耶因率同列伏閤切爭由是知名　天中記曰王直方開成中為右補

闕上疏曰陛下即位之始宣徽教坊悉令停減人數聞近來稍不如此樂工子弟賜與至廣臣伏以聖體未安加以聲色之翫侵蠹聖祚得不憂乎帝覽奉嘉歎　又曰韋温為右補闕羣臣請上尊號温上疏諫曰德如三皇止稱皇功如五帝止稱帝今歲三川水災江淮旱歉恐非崇飾徽稱之時帝深嘉之　舊紀曰大中十一年右補闕陳㬙左拾遺王譜等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荅云閱示來章深納誠意　會要曰宋

淳化中右司諫張觀上章言拾遺補闕武后所置相循授任二百餘年方自聖朝載新名目言責之重與古無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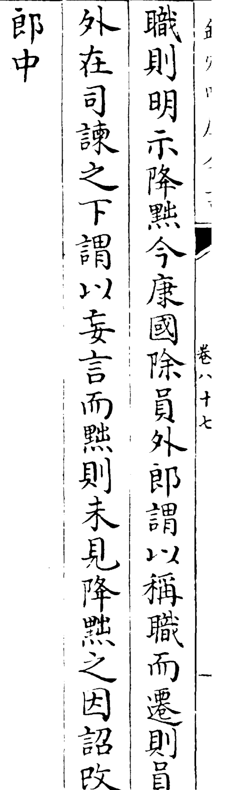
言行録曰江公望居司諫言君臣一體人君元首也左右大臣股肱也諫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百事隳耳目不明則四方塞一體病則元首為之不康是職也曷可輕付哉　又曰韓魏公琦為諫官三年所存諫稾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稾自序於其首

大略曰諫主於理而以至誠將之　宋史曰韓琦為右司諫朝廷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琦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　言行録曰傅堯俞為司諫常論諫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堯俞對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明正典刑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堯俞曰若付公議臣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也　中興繫年録曰趙鼎除殿中范宗尹言於上曰故事無自司諫除殿中者乃

進侍御史上謂宗尹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六外廷不知也　言行録曰呂希哲除右司諫辭未獲命蘇軾在邇英戲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言　又曰王巖叟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者巖叟方權給事中即繳奏并以諫職上疏旣而命下遂不由門下省以出巖叟復上疏曰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竟寢　又曰陳瓘為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京視日久

而不瞬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禀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無君自肆尋居諫省遂攻其惡

長編曰豐稷為左司諫揚王灝荆王頵令成都承受官者造錦衣稷即奏劾監察御史趙機同時進對退謂稷曰聞使君言使機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此天下必太平也　會要曰元祐六年三月中書舍人鄭雍言左司諫楊康國除吏部員外郎按故事臺諫官言事稱職者不次進擢其次亦敘遷美職或謬妄不



職則明示降黜今康國除員外郎謂以稱職而遷則員外在司諫之下謂以妄言而黜則未見降黜之因詔改郎中

補闕二

增伏閣　當官上詳補闕一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訕　本傳崔沔薦為左補闕

德輿為助　歸登寄名合璧權德輿貞元中為左司諫章奏不絕於排奸倖與陽城為助補闕態執易上疏論之疏成示僚友薛歸登歸登愕然　肆考裴延齡得幸德宗欲以為相動容曰願寄吾名雷霆之下安忍以君獨當

實難其人　不負所職元稹楊汝

士授右補闕敕曰我國家設司諫署以神明其耳目凡在茲選實難其人　言行錄曰韓魏公為司諫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識

賞一隱逸罷二外臺　會要宋咸平中終南山處士种放對便殿尋授左司諫真宗曰賞一隱逸可勸天下　言行錄曰蕭燧拜左司諫首言辯邪正然後可為治上以外臺耳目多不稱職燧疏二人乃大璫甘昇都承旨王抃所主上即罷之

獻疏切直　挺議鯁固　上詳補闕二　通典曰獨孤郁遷司諫吐突承璀討王承宗郁執不可挺議鯁固號稱職

補闕二

增嘉其切直　本傳辛替否遷司諫諫復斜封官上嘉其切直

恐壞綱紀　薛廷老傳

唐敬宗政事日僻補闕舒元褒李漢入閣論奏比來除拜不由宰司進擬恐壞綱紀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褒曰宮中興作太甚帝色變 恐傷大體 肆考唐劉寛夫為右補闕陳岵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寛夫因論之敬宗怒曰陳岵非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首末來寛夫曰昨論陳岵之時不記發言首末惟握筆草狀即是微臣若尋究推排恐傷大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譽望蔚然 本傳 唐崔植與鄭覃同時為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有失兩人者更疏論執譽望蔚然 數移大事 本傳 章顗字周仁歷補闕與李正辭李約更進諷諫數移大事 鐵補闕 唐乾寧中楊貽德號鐵補闕 出自宸選 仁宗正史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二人為正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制臺諫官須出自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惶恐

補闕四

增詩唐杜甫贈陳二補闕詩曰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皁雕寒始急天馬老能行　韓退之送李補闕詩曰禮樂中朝貴文章大雅存江湖多放逸獻替欲誰論駟馬歸城闕雙鳧去海門還從清切禁再沐聖朝恩　錢起送邊補闕省覲詩曰東去有餘意春風生賜衣鳳凰銜詔下才子采蘭歸　又詔許昌崔明府拜補闕詩曰儒者久營道詔書方問賢至精一耀世高步誰同年何

樹可棲鳳髙梧枝拂天脱身鳧舄裏載筆虎闈前 皇甫冉訓李補闕詩曰夕宿靈臺伴煙月晨趨建禮逐衣裳偶因麋鹿隨豐草謬荷鵷鸞借末行縱有諫書猶未獻春風拂地日空長 皮日休送令狐補闕歸朝詩曰文如日月氣如虹舉國重生正始風且願仲山居左掖只憂徐邈入南宮朝衣正在天香裏諫草應焚禁漏中為説明年今日事晉廷新拜黒頭公

增制唐孫逖楊齊宣左補闕制曰耿介不羣精明有識

傳清白之素業著詞華之令名達禮云終外除將及宜承密命更列近臣　常袞行薛兼適左補闕制曰兄弟致美士林推重詞清行潔政以幹稱在煩劇而有餘守貞方而不易文章侍從朝夕論思參我諫臣以箴朝闕

白居易行盧文玫起居郎劉從周補闕等制曰君有舉左史得書之政有闕諫官得補之二職者歷朝之清選也盧文玫等端士之操終然不渝時所稱論並宜甄獎況學術詞藻見推於衆並命清貫僉以為宜記事盡

規各佇能效

增書宋歐陽修上范司諫書曰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耳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

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

增啓宋李梅亭賀董司諫啓曰進司補闕仍侍邇英責重寄隆益可告嘉猷於后謀從言聽轉當下膏澤於民某官緝日月之光良多啓沃犯雷霆之怒大有激揚不賣直以取名唯格王而正事簡在中宸遂升左垣考司諫七品官之階雖云序進然大人一正君之事正屬司

存自古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莫若杜羣枉之路開衆正之門國人曰賢左右皆曰賢無使滯淹之久君心以正遠近一以正切防浸潤之行闈内閫外不容二心宫中府中當為一體舍豺問貍則民不服如鷹逐雀則君自尊察嫠婦之私憂同倉公於驚走庶淮南知憚於汲黯而昌黎無惑於陽城名節皎然芬芳多矣　劉後村賀湯司諫啓曰孚號於廷名官以諫聖朝無闕事不待批於龍鱗天子有諍臣尤急聞於骨鯁其官淵乎似

道浩然至剛棲遲樂衡泌之間徵起遇風雲之會公每抗論衆亦望風援禮以杜家臣之僭奮筆以誅世卿之萌謂君然後有反坫塞門謂盜豈容竊大弓寶玉鄭公所上百奏莫不切心陸生每著一篇必蒙稱善後宮敬憚於質肅貴璫欲避於淳夫乃冠伏蒲之清班以旌折檻之直氣有若仲山甫之補衮方嘉賴之欲如种明逸之拂衣胡可得巳　王格齋賀鄭正言除司諫啓曰脩名葢代厚德鎮浮孫忠上簡於龍光清貫亟躋於鷺序

冠峩豸角陰見晛而巳消手批龍鱗木從繩而自直屬時睿哲渴想忠規乃眷廷紳孰任盡言之責肆揚詔綍延登巳試之英

拾遺一

增唐書曰李邕少知名長安初内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　又曰邕為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兄弟反狀則天不應邕在階下大言曰璟所陳事闗社稷

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璟所請旣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邕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稱也　孔帖曰王求禮武后時為左拾遺后方營明堂琱飾求禮言鐵鷟金龍丹雘珠玉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采椽者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不報　又曰盧藏用授左拾遺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上疏諫曰陛下離宮别館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

木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而奉已也　又曰嚴挺之

姚崇引為右拾遺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倦先天二年正

月望夜胡人婆陁請燃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

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閲月不止挺之上

疏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　又曰韓朝宗初歷左

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道路籍籍咸言皇太子

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魚服

深可畏也況天象變見疫癘相仍厭兵助陰是謂無益

帝稱善與賜中上考　又曰獨孤及以左拾遺召既至
上疏陳政曰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
然頃者惟容其直而不録其言所上封事皆寢不報有
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
招為禄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帝不聽
唐書曰蕭昕為左拾遺昕常與布衣張鎬為友表薦
鎬曰如鎬者用之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明皇
擢鎬為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　通典曰左拾遺張方

回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列精神昻然進不懼死明皇常曰張方回忠賢人也　唐書曰王仲舒貞元十年登第超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言中傷良善仲舒上疏極論之　又曰趙宗儒拜右拾遺翰林學士父華改秘書少監與父並命出於中旨當時榮之　又曰蔣乂擢右拾遺史館脩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　又曰竇羣德宗擢為左拾遺時張薦持節使吐蕃乃薦羣侍御史為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

始自草茅擢臣為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帝壯其言不遣　又曰呂向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獻詩規諷　又曰元和中以左拾遺杜從郁為秘書丞從郁司徒佑之子也初自司議郎為左補闕崔羣等上疏以宰相子不合為諫諍之官於是降為左拾遺羣等又曰拾遺補闕資品不同而皆是諫官父為宰相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於是改授之　又曰元和中延英宰相對訖左

拾遺楊歸厚次請對時上坐久宣令後坐日對來歸厚固請宰相諭之不退上乃召見歸厚首論中官許遂振次歷詆宰輔皆過激切然而自衒求試其辭甚繁逾刻而罷　通典曰元稹為拾遺上疏論諫職曰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見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　天中記曰元稹為東臺御史召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以箠擊傷稹面執政以稹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

府士曹參軍白居易為拾遺上疏曰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　白居易傳曰居易為左拾遺時王承宗叛詔吐突承璀出討居易諫曰唐家制度征伐專委將帥比年始以中人且承璀為將四方聞之必輕朝廷　又曰元和四年旱甚下詔蠲貸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多出宮人帝頗采納　職官分紀曰徐仁紀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謂人曰三諫不聽可去矣

遂託病歸鄉里　分紀曰王徽字昭文為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　薛廷老傳曰廷老寶歷中為右拾遺舒元褒等入閣論事帝厲語詰之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為職有聞即應論奏時人服其不撓　唐書曰太和三年左拾遺舒元褒等論中丞温造凌供奉官事遺補官秩雖卑乃侍臣也中丞雖高乃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臣官忝諫列實為陛下惜之　山堂肆考曰唐李孝本

二女配没右軍文宗取之入宫拾遺魏謩上疏曰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二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議臣切惜之上即出之謂曰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宫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謩徵之五世孫也　又曰孟昭圖為拾遺時僖宗在蜀政事悉出内侍田令孜昭圖上疏論之令孜遣人沈於蟇頤津　言行録曰余靖慶歷三年上增置諫官以開廣言路親筆書靖姓名除右正言

靖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廻避　涑水記聞曰余靖為右正言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於笏各用一字為目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　又曰至道元年和嶹遷右正言獻歌詩稱旨上謂近臣曰宰相子有文彩能負荷堂構如嶹者不可得也　長編曰天禧二年左正言劉曄請令言事許升殿面對從之　言行録曰魯宗道為右正言事有違悮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一日自訟於上前願得罷去上怳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

其言御筆題曰魯直　又曰韓絳除右正言時大臣佐佑時政務循故事公一日奏言政事宜出聖斷上曰屢有人言朕少斷臺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

山堂肆考曰宋徽宗時右正言陳禾上疏請竄童貫與黄經臣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即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

增入閣　叩墀唐本傳王仲舒拜左拾遺德宗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章言不可後入閣帝顔曰是豈王仲舒耶　唐劉栖楚為拾遺敬宗數遊畋視朝常晏栖楚出班以額叩龍墀苦諫

立緊　把麻兩京雜記曰拾遺立緊以其行立在北省之次獻可替否也評事出緊赤尉坐緊拾遺立緊在入仕之路歷是三官者時輩共以為榮也　六典曰唐通事舍人宣語多不知書王宣讀輒失句讀故用拾遺團句低聲以助之謂之把麻

救房琯　論令孜肆考唐肅宗既即位拜杜甫為左拾遺坐救房琯出為華州參軍　下詳拾遺一

論執強梗　詞旨典美本傳白居易對殿中論執強梗憲宗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　陳子昂為右拾遺上疏陳事詞旨皆典美

時譽博輿　御題魯直唐本傳柳槃遷左拾遺公

卿朝野託為牋奏時譽以其博
輿目為柳箴 下詳拾遺一
作賦知名 獻歌稱
事畧夏侯嘉常使巴陵作洞庭賦太宗
旨知其名召為右正言 下詳拾遺一
伯雨戇章
魯直風聞
事畧任伯雨字德翁性剛鯁持論勁正為
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
體號戇章
下詳拾遺一
聲振一時 號稱六絕
本傳唐柏耆志
健而望高急於
立名謁裴度願以一節掉舌下王承宗乃以左拾遺往
承宗獻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擢拾遺由是聲振一
時 唐李邕義烈英邁正
直辭辯文章書翰號六絕
方回忠賢 張鎬志略 上
詳
拾遺一 肆考張鎬有大志好王霸
大畧揚國忠薦之釋褐拜左拾遺
祖禹引嫌 宗
道自訟
肆考宋范祖禹哲宗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
公著當國引嫌辭職改著作郎 下詳拾遺一

拾遺三

增諫妨農事 册府元龜曰唐張九齡韓朝宗為左拾遺先天元年明皇特幸新豐之溫湯九齡朝宗以時屬收穫恐妨農事上疏切諫帝大悅召見慰諭各賜衣一副

以文章薦 肆考李渤刻意於學始隱廬山更從少室元和中李巽韋況以文章薦之詔以左拾遺召辭疾不至韓退之詩寄盧仝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

以對策遷 本傳白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元和中對策一等遷左拾遺

乞寶大位 册府元龜曰後唐趙都為左拾遺同光二年上疏曰無以有威以自大無以足兵以自安無以奇技悅情無以淫聲惑志非社稷之功乞不加於厚賞非股肱之力乞不近於凝旒審內帑之豐虛削無名之經費左右處卑者乞見之有節伶倫濫吹者乞滅於盈庭至於畋遊馳騁之娛蹴踘飛馳

之樂伏乞寶於大位戒以奔車疏奏不報

長揖親王 肆考梁末帝聞李愚學行召為左拾遺時衡王友諒貴重愚見之獨長揖

詔置諫官 事畧劉晔天禧初詔置諫官晔與魯宗道首與其選擢為右正言

增置諫員 事畧孫甫字子翰仁宗方銳意圖治更用二三大臣乃極一時之名士增置諫員以甫為右正言

乞免署狀 肆考宋田錫為左拾遺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閤門署狀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

諫立劉妃 肆考宋鄒浩哲宗以浩數論事親擢為右正言元祐二年帝立劉妃為皇后浩上書諫章惇疏其狂妄除名

拾遺四

增詩唐岑參寄左省杜拾遺詩曰聯步趨丹陛分曹限

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
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杜甫春宿左省詩曰花
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
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白居
易同行簡初授拾遺早朝入閤詩曰待漏排閶闔停珂
擁建章爾隨黃閣老吾次紫微郎並入連稱籍齊趨對
折方鬬班花接萼綽立雁分行近職誠為美微才豈合
當綸言難下筆諫紙易盈箱　崔峒除拾遺酬丘二十

二見寄詩曰江海久垂綸朝衣忽掛身丹墀初謁帝白髮免羞人才媿文章士名當諫諍臣空餘薦賢力不敢負交親　劉長卿送許拾遺還京詩曰萬里辭三殿金陵到舊居文星出西掖卿月在南徐故里驚朝服高堂捧詔書暫容乘駟馬誰許戀鱸魚　鄭谷賀韋拾遺詩曰初升諫署是真僊浪透桃花恰五年垂白郎官居座末著緋人吏立階前百僚班列趨丹陛兩掖清風上碧天從此追飛何處去金鑾殿與玉堂連　李中獻張拾

遺詩曰官資清貴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金殿日聞親鳳扆古屏時展看魚磯酒醒虛閣秋簾卷吟對踈篁夕鳥歸獻替頻陳忠謇播鵬霄萬里展雄飛

增制唐杜牧行盧告左拾遺制曰朕觀不理之代無他道也取唯諾之士為耳目之官是以太宗皇帝之理天下也德為聖人三日不諫必責侍臣況予寡昧固多遺缺不官才彥安能知之告是吾賢鄉老之令子弟也以甲科成名以家行著稱取自史閣拔居諫垣夫朕之不

德吏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此乃漢文帝開諫諍之詔也忠告不倦爾當奉職自用則小予不惔過勉思有犯無事遜言　薛廷珪行楊贊禹左拾遺鄭谷右拾遺制曰以贊禹挺生公族雅有令名檢身如履其春冰操心不媿於屋漏言行無玷文章可觀連中殊科首冠羣彦以谷二雅馳聲甲科得雋亦承遺構自致亨衢求諸輩流兼慎行止朕方求理道允屬滯淹閒爾贊禹之規為可以厚風俗而敦教化開爾

谷之詩什往往在人口而伸王澤舉賢勸善允得厥中並命諫垣我為公選汝於職業勉自激揚

增疏唐白居易拜左拾遺疏曰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其位則偷合而不言愛其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

遐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

增書唐韓愈與李拾遺書曰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大小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以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寛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

厭道之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

增啓宋洪平齋賀鄭正言啓曰錫命龍墀升華騎省風生白筆已振朝綱於更化之餘日抗皁囊更納君德於無過之地扶持衆正引翼太平某官清廟朱絃紫壇蒼璧昌黎之熏釀涵浸大放厥辭敬輿之懇切剴深不負所學撻登要路力挽頹波惟辨君子小人之分以為天下後世之鑒然而抨彈於出言如綍之後孰若彌縫於

納君自牖之初爰取冠豸之威逕上批鱗之奏能使心
正而筆自正是謂言行而道亦行疏列屏風復見鄭公
之論諫功成衮職即看山甫之登庸　王格齋賀董秘
丞除正言啓曰道山委竹帛已盡紬四庫之書閶闔呈
琅玕乃進立七臣之列帝虛心而垂聽人側耳以聳聞
渙號一傳師虞具穆其官高文作古奥學造微著玉杯
繁露之書淵源遠甚繙金匱石室之作譽處翕然肆疇
冊府之英無出儒宗之右鵬搏羊角雖莫量邁往之程

鳳鳴朝陽要先展格心之業諒悉攄於賢韞以入告於辰猷坐令州縣之民如在祖宗之世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忌蔚為百辟之儀諫官可盡言宰相可盡行即兼二者之美

符寶郎

原杜氏通典曰符寶郎周官有典瑞掌節二官掌瑞節之事瑞節信也典瑞屬春官掌節屬地官秦漢有符節令丞領符璽郎昭帝幼冲霍光秉政殿中夜驚光召求符璽符璽郎不肯授光奪之郎按劒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壯之增

秩二等

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之制又皆屬焉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顏師古曰符與郡守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後漢有符節令兩梁冠位次御史中丞別為一臺而符節令一人為臺率掌符節之事屬少府魏與後漢同晉太始元年省并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晉與宋齊蘭臺有主璽令史以治書侍御史領之梁陳御史臺亦有符節令史後魏御史臺領符節令符節令領符璽郎中北齊有符節

署餘與後魏同符節令一人符璽郎中四人　後周有主璽下士掌國璽之藏隋初有符璽局置監二人屬門下省煬帝改監為郎唐因之顯慶三年改為符寶郎神龍初復為符璽郎開元初復為符寶郎天寶五年六月勑玉璽旣為寶宜為璽書十年正月改傳國璽為承天大寶　增續文獻通考曰宋無考遼符寶司屬門下省有符寶郎金設符寶郎四員掌御寶及金銀等牌屬殿前都點檢司元初立符寶局後改典瑞監大德十一年改監為院掌寶璽金銀符牌置院使四員同知僉院

同僉院判各二員經歷都事各二員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庫一員所屬小吏有差元董文忠事世祖潛邸及即位置符寶局以文忠為郎居益近密常呼董八而不名文忠不為容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秘外多不聞　高睿智耀子也智耀北使攝之以行及卒帝問其子安在近臣以睿見時年十六授符寶郎出入禁闥恭謹詳雅後拜南臺御史中丞務持大體有儒者之風焉　明尚寶司即符璽郎也後置尚寶司本司卿一人少卿一人司丞三人恩廕寄祿無常員監生六人所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少卿丞為之貳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

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旅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蠻夷曰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敕命之寶以識敕命曰廣運之寶以識皇選勘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廸有司凡用寶捧寶從寶洗寶與印綬監俱 龍湖文集曰凡寶之用必請命而後發焉天子饗祀郊廟視學藉田勲衛扈從當直則給金牌虎賁巡城則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錦衣校入直則給銅魚京官朝參者則給牙牌牌有團花長花長素之別

西垣筆記曰明置各寶皆內尚寶監女官掌之遇用寶則尚寶司以揭帖赴尚寶監尚寶監請旨然後赴內司領取 玉光劒氣集曰每年三月廿九九月廿九為

用寶之期先期請出洗滌尚寶太監用大黄絨縧兩手恭捧挂於項尚寶卿以金盆盛水濯之次日乃用閭史掇遺

曰許穀嘉靖中為南尚寶司卿以人言罷歸穀負時名盛年巖居三十年不通一字於政府搢紳至南都造門求見不一報謝曰此鄉前輩里居之法不能變也日以賦咏自娛所得賣文錢投竹筩中客至探取之沽酒酣暢窮日月不倦

增箴符節令箴曰在尊曰璽在卑曰印防不可不審制不可無常如姬竊印晉鄙受殃符臣司節敢告不剛

弘文館

原杜氏通典曰唐武德初置脩文館後改名弘文館神龍初改為昭文二年又改為脩文尋又為昭文開元七年又詔為弘文焉儀鳳中以館中多圖籍未詳正委學士校理自垂拱以來多大臣兼領館中有四部書自貞觀初褚亮檢校館務學士號為館主因為故事每令給事中一人判館事校書二人學士三十人　增文獻通考曰宋改為昭文館以弘犯宣祖諱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直學士不常置直館以京朝官充掌經史子集四庫

圖籍脩寫校讐之事判館一人以兩省五品以上充續文獻通考曰遼不設金改為院同知院校理掌校譯經史元文宗天歷二年置藝文監所掌與弘文館同領於翰林院官秩詳本監

典儀城門郎附

原杜氏通典曰典儀二人唐置周禮秋官有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蓋此典儀之任齊職儀曰東宮殿中將軍屬官有導客局置典儀録事一人掌朝會之事梁

有典儀之職未詳何曹之官掌唱警唱奏之事朱服武冠陳亦有之後魏置典儀監史闕其員及所掌唐初隷門下省初用人皆輕至貞觀李義府為之是後常用士人領贊者以知贊唱之節及殿庭版位之次　增續文獻通考曰宋無考遼北面敵烈麻都司掌禮儀金無元世祖至元八年敕元正聖節朝會凡百官表章外國進獻使臣陛見朝辭禮儀皆隷典儀司明典儀俱屬鴻臚寺

城門郎　原杜氏通典曰周禮地官有司門下大

夫二人上士四人並城門郎之任初漢置城門校尉員一掌城門屯兵有司馬及丞各一人十二城門候各一人出從緹騎百二十人緹徒兮切葢兼監門將軍之職魏因之晉制銀章青綬絳朝服武冠佩水蒼玉元帝省之宋齊俱以衛尉掌宮城屯兵及管鑰之事梁陳二代依秦漢以光禄卿等掌宮殿門戶亦無城門之職後魏置城門校尉北齊衛尉寺統城門寺置城門校尉二人掌宮殿城門并諸倉庫管鑰之事後周地官府置宮門上士

一人下士一人掌皇城十二門之禁令蓋並在其任隋氏門下省統城門局校尉二人煬帝大業三年又隸殿中省十二年又減一人後又改校尉為城門郎置四人又隸門下省唐因之

增續文獻通考曰遼無考金京城門有收支器物使貞祐元年置每城一面設一員五年南京隨門添設舊有小都監後省十四員户部辟舉凡十有四門各門有尉有副尉元大都城門尉二員副尉二員掌門禁啓閉管鑰之事二十四年復以六衛親

軍參掌凡十有一門每門設官如上隸大都留守明不設前職京城各門置守門千戶所

樞密院總載一

增文獻通考曰唐代宗永泰中置內樞密使始以宦者為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承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而已後僖昭時楊復恭等欲奪宰相權乃於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此其始也後梁革唐世宦官之

獘開平元年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命敬翔為使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唐莊宗同光元年復以崇政院為樞密院命宰臣郭崇韜兼使又置院使一人權侔宰相矣晉天福中以桑維翰知樞密院事四年廢樞密院開運元年復置以宰臣桑維翰兼使周顯德六年范質王溥並參知樞密院事宋朝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院在中書之北印有東院西院之文而共為一院但行東院

印建隆元年以魏仁浦吳興祚為樞密使趙普為副使周末闕副使至是始置太平興國四年以石熙載為樞密直學士以簽書院事直學士六人備顧問應對然未嘗盡除簽書之名始此淳化三年以張遜知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同知院之名始此治平中以郭逵同簽書院事同簽書之名始此舊制樞密院有使則置副使有知院則置同知如置知院則當為副使者皆改同知若置使則同知復改為副使熙寧元年文彥博呂公

弼為使韓絳邵亢為副使時陳升之三至樞府神宗欲稍異其禮乃以為知院於是知院與使副並置矣元豐改官制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神宗不從然以密院聯職輔弼非出使之名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餘悉置職事多所釐正細務分隸六曹專以兵機軍政為職而契丹國信民兵牧馬猶總領焉中興初有知院同知院簽樞同簽樞不置樞密使副使紹興七年秦檜首復除樞使王敏節副之既而張劉二將並除樞密使岳飛副

之合典矣近歲樞使其副止稱同知蓋相承之誤　續通考曰遼北面北樞密院掌兵機武銓羣牧之政見兵部凡契丹兵馬皆屬焉以其牙帳居大內帳殿之北故名北院元好問所謂北衙不理民是也南樞密院掌文銓部族丁賦之政見吏部凡契丹人民皆屬焉以其牙帳居大內帳殿之南故名南院元好問所謂南衙不主兵是也官曰樞密使曰知樞密使事曰知樞密院事曰樞密副使曰知樞密副使司曰同知樞密使事曰簽書樞密

院事曰都承旨曰副承旨曰林牙曰知院貼黄曰給事知聖旨頭子事曰掌院頭子曰樞密院敞史曰樞密院郎君曰樞密院通事曰樞密院掾史其分屬有樞密院中丞司行軍時有行樞密院南面太祖初置漢兒司太宗入汴因晉置樞密院掌漢人兵馬之政官曰樞密使曰知樞密使事曰知樞密院事曰樞密副使曰同知樞密院事曰知樞密院副使事曰樞密直學士曰樞密都承旨曰樞密副承旨曰吏禮房承旨曰兵刑房承旨曰

戶房主事曰廳房主事即工房也　金樞密院天輔七年始置于廣寧府初猶如遼南院之制後則否泰和六年常改為元帥府樞密使一員樞密副使一員簽書樞密院事一員同簽書樞密院事一員後增一員經歷一員都事一員　元知樞密院秩從一品掌天下兵甲機密之務凡宮禁宿衛邊庭軍翼征討戍守簡閱差遣舉功轉官節制調度無不由之世祖中統四年置樞密副使二員簽書樞密事一員至元七年置同知樞密院事一員院判

一員二十八年始置知院一員增院判一員又以中書平章商量院事成宗大德十年革去議事平章仁宗延祐四年以分鎮北邊增知院一員五年增同知一員後定置知院六員從一品同知四員正二品副樞密二員從二品僉院二員正三品同僉二員正四品院判二員正五品參議二員正五品至正間復置議事平品二人添設僉院一人院判一人經歷二員從五品都事四員正七品承發兼照磨二員正八品架閣庫管勾一員正

九品明不設

樞密院總載二

增宥府 機庭 王禹偁制宥密之府總樞機于萬微翰苑新書曰疏恩宸陛冠位機庭

洪樞 溫省 元祐中趙瞻拜同知樞密院事敕曰宜煩故老就翊洪樞 胡文恭行樞密副使王疇妻制朕用禁林之老典溫省之務甫參籌于帷幄承班秩于室家

貼黃 錄白 上見前一通考 宋史樞密院面得旨者為錄白批奏得畫者為畫旨並留為底

號二府 分十房 上見前一通考 宋史職官志樞密院舊分四房官制行凡分房十曰北面房曰河西房曰支差房曰在京房曰教閱房曰廣西房曰兵籍房曰民兵房曰吏房曰知雜房其後又增支馬小吏二房凡房十有二

專命官　獨取旨　宋史元豐五年將改官制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　家塾記每朝三省樞密院先同對樞密退侍于殿廬三省始留進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再上進呈獨取旨遂為定制

案前受事　階下謝衣　大唐中故事入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畢然後案前受事　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廚賜食與閤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于庭中故朝中語曰廚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時以內臣為之故常與內使為伍沿革因循不能釐正也

印行東院　上見前一通考

議開南廳　家塾記常事密院自行至涉邊事則三省聚議謂之開南廳

出納密命　翊贊本兵　宋史樞密院出納密命以

佐邦治　又熙寧三年詔曰國家以西樞內輔翊贊本兵任為重矣

同宰相麻　擬中書帖

唐僖宗乾符六年以李順融為樞密副使降白麻手閤門出案與將相同　家塾記郭崇韜安重誨為樞密使始分領政事不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敕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

職為甚難　意實倣古

續通考金制凡樞密院上下所倚任者名奏事官其目有三一曰承受聖旨二曰奏事三曰省院議事三者之外又有難者曰備顧問如軍馬糧草器械軍帥部曲名數與夫屯駐地里阸塞遠近之類凡省院一切事務顧問之際一不能應輒以不用心被譴其職為甚難　元史許衡上疏曰兵之于國在後世為尤重故樞密之設特與中書對持宰相平章軍國兵軍可知也而兵之籍則不與樞密兼總兵馬兵籍可知也而兵之符則不在體統相維無有偏失制雖近代而意實倣古

樞密使一

增文獻通考曰五代置樞密使國初因之詳見樞密院門宋朝建隆二年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為檢校太保充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也又以宣徽北院使李處耘為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自五代以來凡樞密院官皆文武參用大中祥符七年以王嗣宗曹利用並為檢校太保充樞密副使亦不帶正官開寶元年以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帶節度自此始也至道三年以鎮國軍節度曹彬兼侍中充樞密使彬自太平興國六年以樞密副使石熙載節鎮入罷旄鉞

為戶部尚書充樞密使以文資正官充使自此始也大中祥符五年以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儒臣為樞使兼使相自此始也皇祐五年制以樞密使高若訥為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故事罷樞密使當學士降麻及若訥罷但令舍人草詞遂以為例元豐官制行罷使副紹興七年詔樞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故事置樞密使副使閏月詔宰臣兼使同月詔樞使立班

序立依宰相例乾道五年以虞允文為樞密使立班恩數並依宰臣　遼金元制詳總載

樞密使二

增五代史曰郭崇韜拜樞密使是時莊宗軍朝城聞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為後圖莊宗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

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依前樞密使　宋史曰魏仁浦字道濟世宗即位授樞密副使從征高平周師不利東偏已潰仁浦勸世宗出陣西殊死戰遂克之師還拜樞密使故事惟宰相厚賜器幣鞍馬世宗特以賜仁浦　又曰曹彬拜樞密使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于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

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　又曰王顯授樞密使上謂之曰卿世家本儒少遭亂失學今典朕機務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矣因取是書賜之　東都事略曰杜衍慶歷三年為樞密使范仲淹出衍門下時為參知政事數爭事上前衍無愠色而仲淹益敬服之　宋史曰王德用字元輔至和元年為樞密使契丹使耶律防至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言行

録曰龎穎公籍為樞密使以近世繕兵之弊多而國用困竭於是大加簡閲揀放為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人邊儲由是稍蘇焉　宋史曰文彥博入為樞密使熙寜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臣忝知禮義不敢紊朝著固辭乃止　又曰呂公弼進樞密使議者欲併環慶鄜延為一路公弼曰自白草西垣定遠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為一路猝有

緩急何以應又欲下邉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處汥而諉邉吏可乎乃止　又曰韓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将權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　樓攻媿集曰王文定公淮拜樞密使憂邉思職動中機會號令賞罰明審平當上亦稱其毫釐不差宋史曰周必大拜樞密使上諸軍升差籍時點召一二察能否主帥悚激無敢容私創諸軍點試法其在外解

發而親閱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開弓乞
罷軍上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　又曰或傳大石林牙
將加兵于金忽魯大王分據上京邊臣結約憂國必大
皆屏不省勸上持重勿輕動旣而所傳果妄以上樞密使
言行録曰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遂奏轉運乏
軍興太宗怒使付三司亟取之翰及某人首丞相呂端
不敢言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驗有狀然後行法
上大怒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上旣入久

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不避死亡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焉上意解先令責狀　長編曰韓琦為樞密副使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屬中書琦亦對上陳其實同列尤不悅上獨識之曰韓琦性直

宋史曰孫沔字元規為樞密副使張貴妃薨追冊為皇

后命沔讀冊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　言行録曰歐陽公脩為樞密副使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　宋史曰神宗立韓絳拜樞密副使始請建審官西院掌武臣升朝者以息吏姦又曰呂公弼拜樞密副使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去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為陛下耳目執政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為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

以而進退之　言行録曰呂正獻公公著拜樞密副使初自河陽入朝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也至是士民相慶旣受命出殿門武夫衛卒皆懽忭咨歎　元史曰張珪弘範之子也命為樞密副使太傅鄂爾魯克諾延言珪尚少姑試以簽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帝曰是家為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耶以上副使

知樞密院一

增文獻通考曰晉天福初桑維翰以翰林學士尚書禮

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知院之名始此宋初不置淳化二年樞使王顯出鎮始以張遜知樞密院事知樞密院同知院並正二品知院掌佐天子執兵政而同知院為之副凡邊防軍務常與三省分院稟奏事干體要則宰相執政官合奏神宗正史職官志　元豐官制行廢樞密使政和末鄧莘公官至少保猶止為知院焉中興初宰相兼樞密只兼知院　五代有參知樞密院事詳見樞密院　宋朝國初闕淳化二年王顯出鎮張遜知樞密院事始以溫仲舒

寇準同知院同知之名自此始也元豐官制行廢使副存同知紹興中高宗以本兵之地事權宜重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而知院同知院亦仍舊由是並除 遼金元制詳總載

知樞密院二

增東都事畧曰李諮為知樞密院事性明達周知世務處劇若閑暇在樞府抑僥倖號為稱職 傳信録曰李綱除知樞密院奏云祖宗之法樞密院掌兵籍虎符三

銜管軍諸路帥臣主兵柄各有分寸所以維持軍政萬世不易之法也　宋史曰喬行簡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閱不果反驟汰之殿司軍鬨行簡以閧戮為首者二十餘人衆乃帖息以上知樞密院　又曰向敏中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時西北用兵敏中明辯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　朱子集曰劉忠肅公珙乾道三年擢同知樞密院公以本兵柄於諸將之能否不可以不周知乃自諸管軍統職官下

至禆佐日召三數人與語得其材用所宜輒筆識之以待選用　宋史曰葉顒字子昂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彦請税沙田蘆塲帝以問顒對曰沙田乃江濵地田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塲則臣未之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塲田租並復今沙田不勝其擾上曰誠如卿言是日詔沙田蘆塲並罷　元史曰巴延以宋主至上都復拜同知樞密院賜銀鼠青鼠只孫二十襲　又曰喀爾托克托同知樞密院徹伯爾率諸王同附詔特設宴于大庭

脫脫即席陳西北諸藩始終離合之由去逆效順之義辭旨明暢聽者傾服以上同知

簽書樞密院一

增文獻通考曰宋太平興國四年石熙載以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簽書之名自此始也八年張齊賢王沔並以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端拱元年以内客省使楊守一為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景德三年韓崇訓為檢校太傅馬知節為檢校太保並簽樞密院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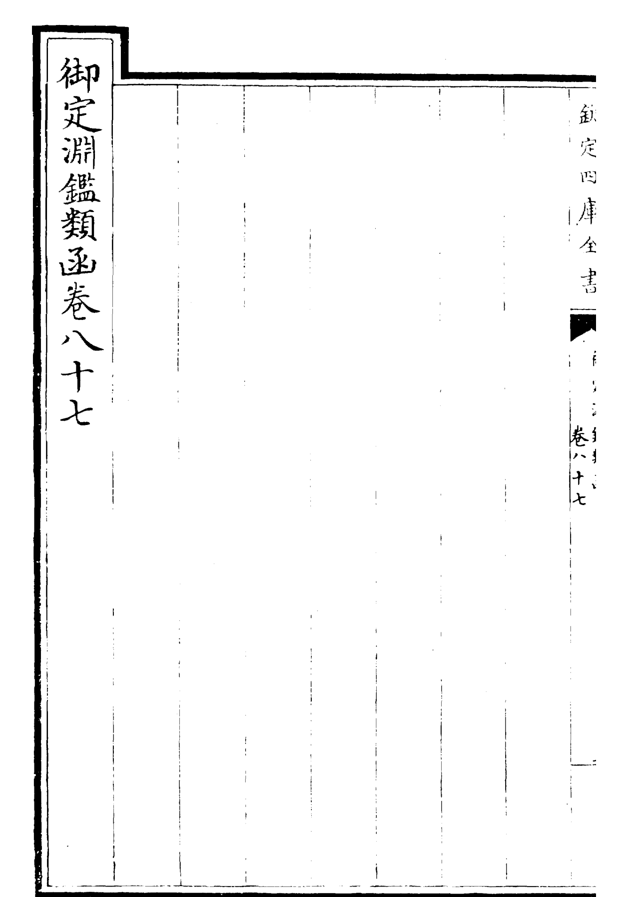
禧四年以華州觀察使曹瑋為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留後簽書樞密院事簽書兼藩鎮自此始也元豐官制行使副簽書悉罷元祐初復置簽書樞密院事初除皆帶密直及罷政乃拜端明殿學士靖康初李回首拜延康殿學士簽書延康今為端明自是遂為故事　樞密院舊無同簽書院事者治平中始以郭逵為之簽書大抵以處資淺之人若簽書一經親祠方進同知及樞密若武臣權豫國政只除同簽書　遼金元制詳總載

簽書樞密院二

增宋史曰王瓘除簽書樞密院事上常諭曰樞密臨事盡公人無間言差除能守法甚善　言行録曰權邦彥字朝美紹興間公在樞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謂宜秉機者三又建中興十議　宋史曰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八事立規模以定中興之基振紀綱以尊朝廷之勢馭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勸收予奪之柄察毀譽之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廢實效　又曰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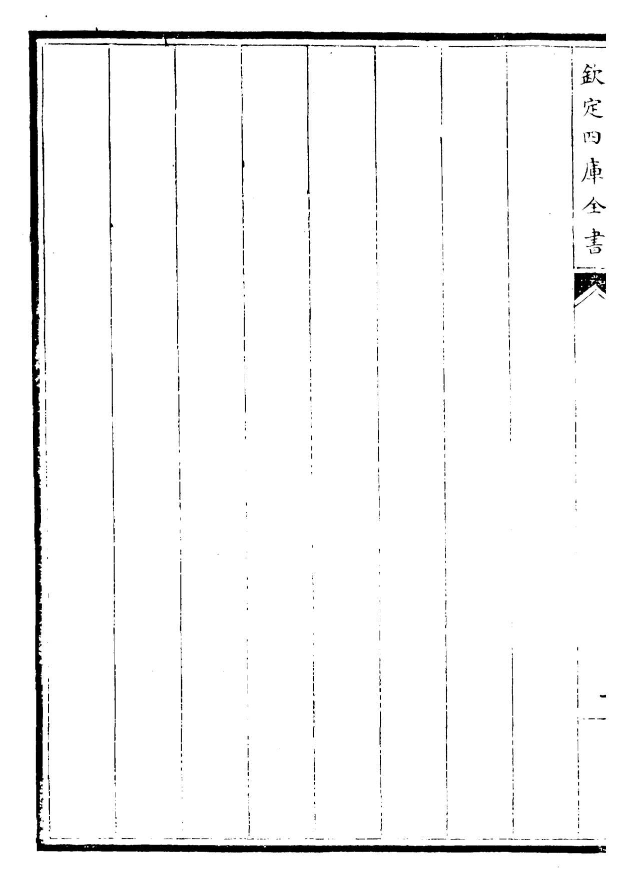
适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上諭叅政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　又曰陸秀夫進僉書樞密院事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時播越海濵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　元史曰中統十五年董文炳請解機務盡力北邊帝曰是不足行也樞密事重以卿僉書樞密院事以上僉書樞密院　春明退朝録曰太平興國八年張司空齊賢王公沔並以諫議大夫同僉書樞

密院事　宋史曰韓肖胄琦之曾孫也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入奏曰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至金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以上同簽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八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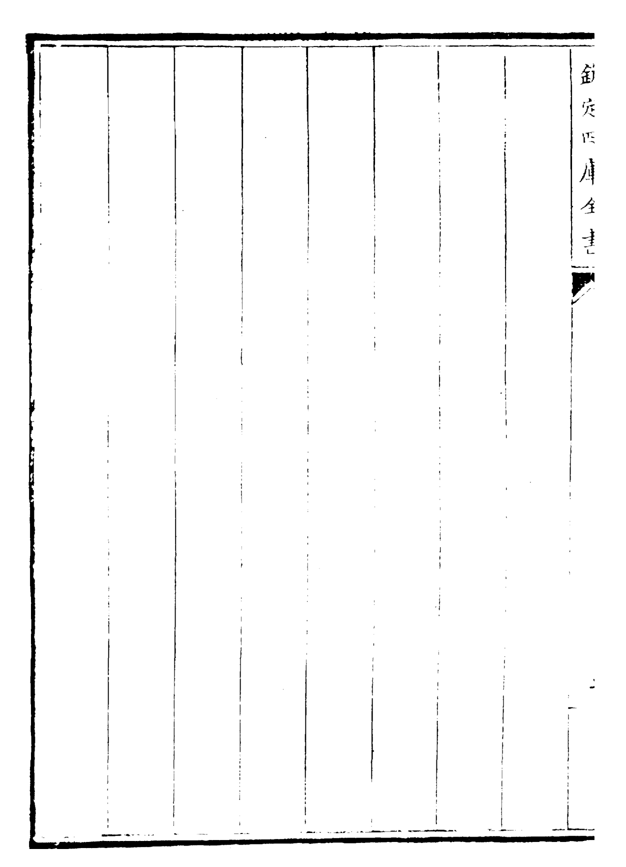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八十七第四十頁後五行鄂爾魯克諾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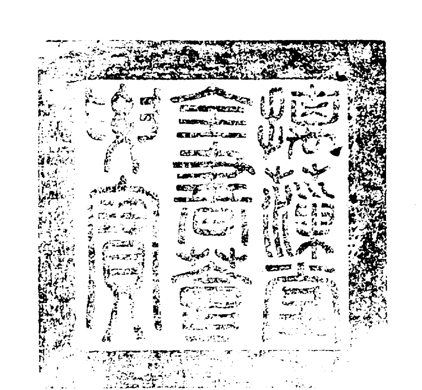
舊作月兒魯那演今改後倣此



謹案第二十五頁後三行顯慶三年刊本顯訛長

據通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王文明